

代投，一个随着数字货币火爆而诞生的新型职业。在ICO被禁后悄然流行，成为普通投资者和国内外灰色ICO项目的隐秘桥梁。

一名90后女性代投李诗琴，被指控卷走了18,662个以太坊和近2000个小蚁币，丢失时市价约为9000万元。

迄今为止，这是涉及金额最大的币圈代投跑路事件，让年初卷走几百个以太坊、轰动一时的跑路代投“六点公会”相形见绌。

但是，这起事件并未引起圈内过多关注。

可能和一天募集10亿而后被指控作假的太空链、6周圈走50亿之后价格归零团队失联的“超级明星”等等相比，9000万这个数字已经无法刺激人们的神经。

骗子太多，好奇心都不够用了。

但是我们关注这一事件，正是因为这个骗局尚不涉及任何区块链项目作假。

它甚至用不着费心思编白皮书，找大佬站台，花钱做媒体宣发，上交易所，它就是一起最最古老的诈骗案，圈钱，洗钱，亡命天涯。

仅仅是数字货币巨大财富的梦幻泡影，就让无数韭菜心甘情愿交出他们手中的钱财。

在没有任何保障的前提下转手他人，一环扣一环，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

一旦顶层抽空，原本脆弱的网络便全面崩坏，人性的各种纠缠随之而来，牵扯出一些光怪陆离的故事。

背后操纵者资金盘、邮币卡、传销诈骗的经历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各种区块链资讯的狂轰滥炸下，我们恍然以为自己已经来到未来。

其实，不过还是这些旧把戏的瓶子，装了名为数字货币的新酒。

[1]

21岁的大四艺术生“安”，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因一批虚拟货币的巨额债务，而逃到另一个城市。

安最早接触炒币是去年4月份，当时比特币的价格在1000美元左右；

五六月份开始，安在朋友圈里了解到了“代投”业务。

原来，炒币不仅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买进卖出赚钱，还可以在一级市场抢份额，如果把这些份额层层分销下去，中间商就可以从中赚取油水。

在数字资产的世界里，我们可以简单把币分为两种：

前者诸如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它们像现实世界中的硬通货，只不过不是央行发行，而是由一段代码生成控制，有较高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

后者更像股票，项目方发行白皮书，向全世界宣告启动一个区块链创业项目，投资者则用手中的“数字货币”

——一般是以以太坊，认购一定份额的项目代币，从而拥有了这个项目的“股份”。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ICO，首次代币公开发行。

由于证券性代币巨大的升值诱惑，火爆的ICO项目常常一币难求。

有资格先进场的一般是专业投资机构和币圈大佬，这个过程称为“私募”，不对外公开；面向普罗大众进行认购的称为“公募”。

去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叫停ICO后，交易所和项目方纷纷远遁海外。

然而没有人肯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代投”产业链便蓬勃而生。

一般来说，大户以内部非公开发行的优惠价拿到购买新币的承诺，再将这些份额转手卖出，层层下去，一直到散户接盘。

每层盘剥1%到5%不等，有些甚至会扣到15%。

安告诉记者， she会把收到的以太坊全都投出去，然后从募到的币里扣除1%留在自己手里。

今年1月份，安在一个微信群里认识了“夜色”。

“我看他头像很搞笑就加了，聊聊就熟了。”

由于夜色经常能推来一些不错的项目，例如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会参与投资的tzero，安很快成了夜色的下家。

1月27日，安第一次给夜色的钱包打了84个以太坊，购买代币Bee。

2月3日，安在朋友圈发布了Refereum项目的代投广告，称“百分百投上”，第二天，安发布了一张截图，配文为“Refereum第二车”，图中是一笔价值1889以太坊的转账。

“车”是币圈的术语，有项目可投叫“开车”或“发车”。

能带人上车的，自然都是老司机。从转账记录来看，这笔钱转向的终点正是夜色的钱包。

Refereum是一个游戏推荐营销平台，其发行的RFR代币总量为50亿，一半拿来做ICO，只接受以太坊。

在多个ICO的评级平台上，RFR都拿到了还不错的评价。

安就这样陆陆续续给夜色打了7786个以太坊，涉及mainframe、iotex、keep、dock、emotiq等多个ICO项目，总额约相当于3000万人民币。

期间夜色也会从安那里购买其他一些项目的份额，代投之间相互持币是非常常见的，这一现象为之后的混乱埋下了隐患。

3月上旬，圈内突然开始流传夜色上家李诗琴跑路的消息，之前各个渠道投给夜色的钱根本就没有流入项目方，而是被李诗琴卷跑了。

和一些作假跑路的空气币项目不同，这回项目尚在原地，代投圈自己却出了问题。

安在学校呆着，不断收到下家们的催问和逼迫，感到不安全的她收拾了行李离开了学校，躲到了一位长期合作的朋友那里。

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变得多么复杂。

[2]

最早让投资者们发现不对劲的，正是项目Refereum。

从2月底开始，就陆续有代投听到其他渠道的RFR代币已经开始发放，夜色渠道却毫无动静。

3月2日，数字货币交易所OKEX官方宣布上线了RFR代币，这就相当于股票已经正式在二级市场流通，一级市场的投资者们仍然没有拿到币。

这下代投们和底层的散户坐不住了。

算了。1比2050我给你们。我发誓自己几乎不赚钱。因为最主要基石我从国内机构拿的！第二我没有太多额度，第三太难搞。硬抢来的。夜色，你这边以后一定要把市场做好，你心里知道我吐血了。

我已经拿出来自己的分给你们。

先谢谢姐

下午5:20

自从走你的渠道了，外面的币我基本上没接过单

市场你一定要好好做了。

谢谢



夜色发布的他和李诗琴之前的对话截图

拿到基石的投资者们兴奋不已，进一步叠加了信任，不断有大笔的新资金沿着代投网络涌入夜色手中，再由夜色打给李诗琴。

最终夜色一共给李诗琴投了11个项目，除了投给bee和arcblock等项目的近2000个币是通过刘星国转手给李诗琴的，其余都直接打给了李诗琴，且每一个收款地址都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收款地址此前没有或只有很少的交易记录。

“这就给人一种假象，这些币应该是直接进了机构了，因为一般机构都会用没有流水的新钱包。”

核心维权群的群主、和夜色隔了7级代投的“奔波”从另一个角度，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币圈老司机们也会中招。

奔波还说，行业不成文的规矩，下家找上家投资项目，不会主动打听上家找的是哪里的渠道，而上家一般都会说自己是直接对接机构。

但其实是层层代投，正如我们在此次事件中看到的一样。

经过查询可以看出，10个直接收款地址中的6个地址，从2月下旬到3月初就已经将账户内的币分批转出至不同的地址。

接着又被拆分成小额，从这些地址经过复杂的流转进入更多的地址，层层叠叠，仿佛一个迷魂阵。

至于剩下的，除了mainframe项目的打款钱包未有大量流出外，另外3个地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毫无动静。

直到3月17日，总计8678个以太坊突然被转到了同一个地址，其后该地址又通过新的链条向外出货。

据几位核心代投们追踪，此前就被转移的一部分钱最终流入了比特儿和K网的交易所钱包，3月17日转出的一部分也最终到了K网和币安，他们迅速联系了比特儿和币安的负责人试图冻结这些钱包。

币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管告诉记者，币安只是收到了执法部门协查函，提供了一个账号的对应信息，至于是否有进行冻结不便透露。

而由于K网交易所位于韩国，目前他们还没办法和那边取得实质沟通，也无法拿出司法凭证要求对方交易所对可疑账户进行冻结。

至于其他部分的以太坊，大部分流转到一些无法确认的交易所地址，截至发稿仍在高频出货。

关于Refe和keep退市处理预案（初稿）

Jarry | 1688创始人 6小时前

1. 目前首要任务是处理解决Refe和Keep的问题，大家所投gonetwork和兰花的ETH全部保持现状，不做任何变动，需要退币的，一周以后统一处理，望各位理解；
 2. 积极追讨咱们所投资项目ETH，考虑到无法追回所投资金或者时间周期过长，我们同时做了以下准备；
 3. 1688已在处理自己手中现有数字货币来筹集ETH，如在3月22日之前，未追回所投ETH，我们拟定自行垫付退回大家33%。同时1688会继续追讨ETH，如果在3月30日之前无法获得更多的ETH，对于剩余67%已超出我们承受能力范围，1688将发行一个代币，按照对应ETH的比例，一比一发放，分6个月线性回收，确保大家的损失降低到最低。
- 对于此事，1688不会逃避，定会积极解决，不负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 此方案为初稿，如果对此方案有意见，请在群里讨论，我们一定会合理解决此问题。

1688平台官方宣布的解决方案

1688平台的代币不会上交易所，自然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可兑换价值，只是作为一张欠款凭证，这一点1688平台的群管理员也表述的很清楚。

想出这样的办法显然是为了平息越来越混乱的局势。

有投资者在电报群中表示不满，认为渠道出问题了是代投平台的责任，平台拿不出赔偿就强行发行自己的代币，和归零没有区别。

围观者纷纷来劝和：“没跑路算不错了兄弟”

“他们现在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币.....那要怎么办？报警？逼人家跑路？”

“付不出来也不能跑，跑就一辈子背这个锅。”

核心维权群的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相比于外围的一团乱麻，这个9人的小圈子是真正的实干派，一直在推动信息搜集和报案立案。

奔波告诉记者，听闻几个夜色的直属代投也组织起来，要止住目前一发不可收拾的退市乱象，他本人已经两度去了厦门边防所报案和做口供，对方受理为“虚构项目诈骗”，正在等批复立案。

“都做点对现在事情有意义的，吵来吵去，骗子都会笑。” 奔波如是说。

[5]

李诗琴和夜色前后脚失踪，刘星国也失联，除了安抚下家，搜集证据，组织报案，大家都明白，找出罪魁祸首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家名为紫檀环球资本的机构正在利用自己在泰国的关系，在当地大力寻找李诗琴。

更巧的是，夜色曾在事发前两天去过环球资本在深圳的办公室。

抱着疑惑，记者联系上了环球资本的“浩铭”，他表示公司确实在找李诗琴，不过不是因为自身利益关系，而是受朋友阿友的委托。

夜色之前确实来过公司只是受一名员工的邀请前来参观，纯属巧合，与这次的跑路事件毫无关系。

工商信息显示，紫檀环球资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注册在深圳，法人代表为钟文明。

能查询到的一条相关新闻是本月其天使投资人刘俊斌与中科国恒控股（广州）就中科空间太阳能SSPS区块链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

知情人称，环球资本是圈内比较大的一家投资机构。

浩铭告诉记者，他们查到了李诗琴17号入住酒店的信息，由于泰国酒店的登记资料第二天才会传到警署，18号查到酒店时人已经离开了，也没有办法确认这是否就是他们要找的李诗琴。

而在寻找过程中，他们的怀疑也越来越深。

从一开始，就有人怀疑夜色是诈骗团伙的一员，他对李诗琴真实身份的疏忽，对其盲目的信任，怎么都不像是一名代投的老江湖会犯的错误，更不用说事发后的搪塞推脱。

不少人都和记者表示，“看不透他”。

对此，浩铭提出了他们的一个猜想：

夜色确实认识李诗琴这样的人，他可能给了李部分钱，让她出国待一段时间。自己则在这个幌子的庇护下伪装成受害人借机脱身。

大家正在猜测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夜色在微信上出现了。

他回到了江西老家，只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代投联系，同时手机关机，无法确定位置。

与此同时，网络上出现了江西某县对一起涉及近亿元ICO代投跑路的事件立案的消息，截至发稿，记者仍未能证实这条消息的准确性。

而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受害者们已经陆续在赤峰、忻州、哈尔滨、厦门等地报案，还未有能成功立案的。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记者联系了受理案件之一的厦门边防所，但接线警察称并不知晓案件情况。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网贷协会法律顾问肖飒告诉记者：

这类案件很有可能被定性为涉嫌诈骗罪，从涉案金额和规模来看，初期会在区县的基层司法机关办理，后期可能会被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提上来作为新型涉众案件严办。

肖律师称，根据2013年下达的文件，比特币已经直接被界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所以虚拟货币交易记录是可以直接作为证据受理的。

其他主流类型的数字货币应当被视为虚拟财产，但是对于某些流通性较差的新兴虚拟货币和代币，更有可能被认定为一种数据而不是财产。

那么，此次损失的9000万，是否有追讨回的可能呢？

肖律师认为，追讨全部损失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由于数字货币价格变动剧烈，究竟该以什么价格来追讨也充满争议。

就她代理过的案件而言，司法机关一般是按照行为当时全球几大主要交易所全天价格的中间价平均来计算，但中国并不是判例法系国家，此后各地会如何判决，还有待观察。

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传销组织中，除了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其中的讲师，如果发展下线人数超过30人，级别超过3层，那么，都有可能面临刑法第224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罪。

这个罪名适用比较广泛，多用于打击新型涉众型案件等。

虚拟货币热以来，已经出现多起诈骗事件，其中一些案件司法机关已经介入，如英雄链：

一个自称全球首个支持数字加密货币的博彩游戏平台，上市首日便破发，站台人和项目宣称的合作方纷纷辟谣，记者获知消息3月中旬已经在江西省永新县立案。

白皮书造假1天募集10亿的“太空链”在近日也被媒体曝出在扬州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立案，但更多的还处于自主维权、无法可依的阶段。

根据虎嗅网同步财经数据库和coinmarketcap去重后数据显示：

2018年后登陆交易所的虚拟货币约为247种，有87.5%长期处于破发状态，算上登

陆新交易所后主动压低价格的币种，长期破发比例接近90%，平均跌幅约为53%。

但是，一般来说，顶级代投能以百分之六七成的优惠价拿到新币，经几层转手到散户手中，已经是发行价的90%。

如果币不跌反涨，或跌幅不大，仍有赚取利润的可能。

这一点点希望看似渺茫，在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中，却仍能驱使人铤而走险。

维权群中，大家有一搭没一搭的讨论着案件进展，间或交流一些最新的币圈链圈资讯，还有人在推广虚拟货币app的邀请链接。

一位群友转入了一篇行情分析的文章，建议在反弹期间适当减仓。另一个回道：

“减仓干啥，明天继续反弹。”